

于卓
著

群众出版社

I247.5
Y739

红色关系

于卓 著

59

I247.5
Y739

00069/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色关系/于卓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 2004. 5

ISBN 7—5014—3151—5

I. 红… II. 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2570 号

红色关系

于卓 著

责任编辑: 晓 潇

封面设计: 董 睿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67633344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
信 箱: qzs@qzcbbs.com

印 刷: 北京京安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68 千字

印 张: 10.875
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5014 - 3151 - 5/I · 1339

印 数: 00001—15000 册

定 价: 1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邹云刚过而立之年，干练、果决。作为能源部的部长秘书，在小说开篇的时候，他被派往设在上江市的能源局担任副书记。他这一去，是要推动这个跨省经营的巨型企业的改制进程。但他人刚到，双脚尚未落地，在能源局的局域网上便成了主角，一段绯闻上演得有声有色，难辨真假，让他措手不及。他能感觉到改制从上层到民众的态度。但清者自清，他很快进入了角色。在与上江市商定改制措施及补偿方案时，他感觉到了双方的对立，就是在能源局内部也是各有主张及打算。在副局长冯仲之流，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将邹云赶走，他要扶正，还有他与市长控制的东能油品公司这个黑洞是绝不能有外人知晓的。局长李汉一马上就要到站了，他倒无可无不可。故事到了中篇的时候，李汉一又因为儿子的经济问题受了牵连，去了实职。这样一来，本来稍有眉目的改制一事又重陷僵局。邹云的工作难以开展，只得转而寻求尚方宝剑。部里对他的工作极力支持，让他提出全盘方案。就在这时，邹云暗中调查的东能油品出事了，副局长冯仲等被圈定。邹云以前就感觉到李汉一匠心独具，所以不计前嫌，请出了他。李汉一提出一局两制，将能源局的副业作为公司体制经营。没想到此举竟能赢得皆大欢喜。能源局顺利完成了改制，邹云也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一课，空降成功。



第一章

当头一棒！

好似走在大街上，晴空万里，阳光灿烂，却突然间，砸下几颗大冰雹，还长了眼睛似的，单单往你头上来。你说你，有什么脾气吧！

邹云被桃色新闻，撂倒在了能源局，甩出去的身影，都飞进了上江市。

加拿大女人宁妮怀孕了！

清明节前一天，夜里九点三十六分，在能源局局域网论坛上，有人以“朋友”的名义发了一个帖子。

中加友谊结硕果

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，能源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邹云，与来自加拿大的宁妮女士，已经有了中加友谊的硕果。日前，宁妮女士在能源局职工医院，做了身体检查，宁妮女士及胎儿的健康状况良好！



邹云是在第二天上班后浏览局域网时看到的。脑袋当时就炸了。

他昨晚是在龚琨那里过的夜。龚琨是能源局职工医院干部住院部主任。邹云给能源部副部长苏南当秘书的时候，就认识她了。她比邹云大两岁，邹云今年三十四岁。

过去苏南每次到上江来，都要腾出身子去医院享受中药浴。再就是龚琨独创的五十三式保健按摩，苏南也很称道。那时，机灵的邹云，在龚琨的大小事上都没少使劲。龚琨从副主任到主任，从两室一厅到三室两厅的住房，这一切都是邹云运作的。

秘书是领导的影子。这个影子的长短深浅，领导心里还能没数？一次来上江，苏南风趣地对龚琨说，小龚呀，要是部里评选十佳秘书，我想邹秘书这一票，你是不会不投的。也就是这一次见面，邹云知道龚琨离婚了。龚琨没有孩子，她的婚离得倒也省心。

满打满算，邹云来到上江，也就六个多月的光景。初期他跟龚琨的关系，始终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。对这样一个够得上上级领导、有过婚变的独身女人，邹云的谨慎也是有道理的。

至于说龚琨，在邹云到来后的前三个月里，也仅仅是打过几次礼节性的问候电话，没在什么具体事上，给已经换了身份、有了一些权力的邹云添过麻烦。

后来邹云与龚琨的关系，发展到零距离，进入另一种性质的沟通，跟电脑有着直接关系。

有一阵子，邹云工作受阻，心气不顺，眼神黯淡，几件拎在手上找地方摆放的事，到头来稀里哗啦都砸在了脚面上，弄得情绪里夹风带雨。一天晚上，他刚放下爱人秦晓妍从北京家里打来的电话，就收到了龚琨发来的 E-mail。心里一阵颤动，感觉到了新鲜和亲切。昏沉的脑子，顿时就不那么浑浊了，仿佛刚刚被

龚琨那双纤细柔软的小手做了一次高质量的保健按摩。

龚琨这是第一次，在网上跟邹云联系。在那封信里，龚琨也没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。开门见山道，我知道你近来心情不好，只想问候你一下。你在上江没有亲人，如果说好朋友，我想我该榜上有名。另外家里的电话换号了，新号码是 6031223。

邹云弓着身子，抱着头，盯着电脑屏幕，里里外外考虑了半天。最终还是放弃了回信的念头，用手机打通了龚琨刚给的住宅电话。铃声响过三次，那边就接起来了。

你好，龚大夫。邹云说。声音没走正道，心里显然有些紧张。

嗯……龚琨迟疑的声音，拐着弯儿爬进了邹云的耳朵。

谢谢你给我发来 E-mail。龚大夫，你近来，挺好的吧？邹云说着话，就走到了窗前。

还行吧。龚琨道，听说你最近忙得不大开心。

邹云一扬脖，闭上了眼睛，心里酸楚起来，喉咙堵得像是只有一条细缝了。龚琨说，你要是闹心，就要学会放松自己。我刚在城南的柳园买了一套商品房。

邹云把手机移到另一只耳朵上，盯着衣架，心里莫名其妙地狂跳开来。他紧攥着手机，在某种陌生冲动的怂恿下，就着一股涌上来的心潮开了口，我想……见见你，龚大夫！

十二号楼……三单元……四零一。龚琨的声音，有点颤悠。我这就打车过去。说完，邹云猛地抖了一下，脸色诧异，像是刚刚在一份生死攸关的合同上，把自己的名字，签错了地方。

在龚琨之前，邹云性箭射中的目标，只有他爱人秦晓妍。

——没有情人的日子，就这样被邹云在上江告别了！

第二天晚上，邹云又来到龚琨家里。昨晚的温馨感觉，再次温泉水一样在邹云疲惫的躯体里，哗哗啦啦流动起来。途经大脑



时，把沉积在记忆里的杂质轻轻的都带走了。他那杂草丛生的心底，也被流速适度的暖流淘洗得干干净净，温馨阵阵。

是啊，从黑夜里走出来的独行者，尤其是当下处境不妙、有苦难言的官人，这时面对一扇陌生的门，以及一盏亮灯，就会身不由己就把身上的一些事儿，在这扇门内了结，或是在这扇门里重新赋予内涵。这种奇异的、多少有些怪诞的心理感受，让邹云找到了女人的温情！

其实昨晚，在这套装修得说不上华丽的房子里，尽管有着令人陶醉的气氛，有着发生故事的理想空间，然而却没有发生一步到位的浪漫故事。那情景就像一撮在透明的玻璃杯中等水来浸泡的干茶叶，它散发出来是阵阵别样的清香。他俩坐在客厅的转角沙发上，借着情调舒缓的壁灯的柔光，喝着产于哥伦比亚的纯度咖啡，说些远离现实、与人心不即不离的话题。当他们说到苏南时，龚琨不紧不慢地告诉邹云，在过去的这些年里，她一直把苏南当义父看待，她和苏南之间的关系，始终停留在……说到这里，龚琨耸耸肩膀，歪着脑袋，打了一个比方——就像你我此时的状态。

一瓶洋酒让他们今晚的状态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。邹云身上坚挺的物件，被龚琨身上柔软的部位吮吸了很长时间。事儿做得透彻、默契、激情、给予，彼此把彼此，升华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度，尽情领略无限的深邃、飞翔的快感！

这算什么呢？歇息的时候，她喃喃，一次合情不合理的亲密接触？

他回应说，情大于理，现时特色。

她说，情人有风险，开发须谨慎。

他道，官人多变化，投入须三思。

一床橙色毛巾被，将两片散发着热气的裸体，盖在了宽大的双人床上。

合作得到的快乐和安慰，被他们渐渐敏感起来的神经，紧紧地缠绕着，就像是两个特别会过家家的孩童，得了对方的宝贝后，心思就不在玩上了，而是动在了怎样守护刚刚得来的成果上。龚琨似乎在守护成果上，更有主动性和创造性。她用温热而柔软的右手，轻轻在邹云平坦的小腹上，着力适度地推揉着，朝着一个更朦胧的境地去了。这期间，邹云的两手上只要稍稍有一点顽皮的小动作，她就会像个主治医师对待不配合治疗的病人那样，让你听话，让你别闹，柔声细语地提醒你，刚刚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个序曲，后面的戏还精彩着呢。

做爱，人人会，可是做爱后，细心养护器具、调剂潮起潮落的情绪，就不是人人都拿手的了。所以说，做爱是体力活，精心呵护是心上事。只有心能把激情过后渐渐降温的身体，引入到一个依旧温暖如春的精神世界，爽朗感悟异性潜在的另一种活力！

邹云亏空的身体，就这样被龚琨这只千回百转的手，养护得舒坦了，每一根筋骨上，都生出了嫩芽似新鲜的感觉。整个人就像是是一片如莲的云朵，拦腰托举起来，轻盈得几乎无法感知地球的引力了，飘飘欲仙。

当着陆的感觉重新回到身上，邹云从龚琨这套系统的呵护动作一下子联想到，其实自己行走官场，有时需要的就是像龚琨这样一只手上的独到感觉。因为这只手的能量，有技巧把一种结局转换成另一个主题的开端。

从龚琨家回来后，邹云不知怎么的就被招待所里他所熟悉的物品、气味和色彩，刺激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。他觉得这些东西，一下子都没有了来龙去脉。苏南突然山一样耸在眼前，可刚才他在自己心里没留一丝影儿。他想了想，今晚就算借着龚琨的身子把老领导的关系延伸了。

办公室里，邹云面对电脑上乱七八糟的帖子，脸色难看。他心里有数，人在官场走动，一怕钱财来路不明，二怕道德危机。



自己来到上江，还没有把一个春夏秋冬过全，身子就沾上了臊气，而且还是洋臊气！

我操他妈的！邹云攥着拳头，磨着牙，气得没辙！

宁妮女士，来自加拿大，今年三十岁出头。在中国闯荡了七年多，前后跑了几十个地方，一口普通话说说的，比中国的南方人还地道。先后做过中加文化交流使者、商务谈判助理、同声传译、大学英语讲师、外文资料翻译等，现定居北京。平时自驾宝马，是京城几家外资俱乐部的常客。独身生活内容，比中国的一般两口之家还要丰富，日子过得挺快活。现已加入中国籍，宁妮是她的中文名字。

离京前，宁妮在能源部打工。邹云到上江赴任不久，了解到能源局外事缺人手，尤其是缺宁妮这样的中国通。于是就动了热心肠，跟平时往来频繁的部外事局局长商量，想借宁妮用一阵。

这点公事，累不着外事局局长。他上嘴唇一搭下嘴唇，就把事应承到了句号上。宁妮高兴得不行，带着一股新鲜劲，活蹦乱跳离开了京城。上江空气清新，街道上树多人少，没有叫人耳朵和心脏都无法承受的噪音源。宁妮此番承认，他乡即故乡。

邹云和宁妮都住在局招待所里，宁妮在二楼，邹云在一楼。平时两人单独接触并不多，有时邹云打桥牌缺把手，就打电话求援宁妮，宁妮要是没事，就过来凑个数。偶尔宁妮那边来了老外，宁妮也会把邹云招呼上楼，陪着聊聊天。如果邹云高兴了，大不了请几个老外吃顿饭，或是去开发区打打高尔夫球。

现在面对这件有影无形的风流韵事，情绪紊乱的邹云，心急火燎地打通了宁妮手机。宁妮吗？我是邹云，你在哪里？邹云压着没处可发的恼火。

你没出息！宁妮一张口，火气就出来了。打断了邹云的话，你败坏我名声，我不会跟你完事的，你这个混蛋！说罢，就关了手机。

邹云手举话筒，愣在了那儿。半天才倒出一口大气，把话筒放回原处。盯着银灰色电话机，眼睛眯得很小，好像是在找这部电话机的毛病。宁妮的一番指责，让邹云彻底掉进了无底的井里。他越发不明白了，这个外国女人凭什么发火？不管别人嘴上怎么沸沸扬扬，他们之间有没有肌肤活动，她心里怎么会没数？看她刚才说话的劲头，好像自己真把她拿下了似的。他妈的这叫什么狗屁事！

邹云心火一升再升，就管不住自己的情绪了。他走到饮水机旁，飞起一脚，把满满一桶矿泉水踢翻在地。腮帮子上的肌肉，突突抽搐了几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邹云才把心里的火压住，打电话到局外事办。主任说宁妮不在，可能回北京了。

见鬼！邹云咬牙说，脸色煞白。

电话铃响了，邹云看了一眼电话机，没去接。

直到第四个电话打进来，邹云才一脸无奈地抄起话筒。你都看见了？龚琨的声音听着有点虚弱。

邹云气哼哼地，这是一个阴谋！

龚琨道，我相信。不过你要冷静点。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网上可是够热闹的了，帖子多得像雪花。

邹云望着窗外，眼里空荡荡的。

龚琨长叹一声，你最近，没得罪什么人吧？要不行，就报案吧。

邹云心烦意乱地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报案？到头来还不是越报越给自己添乱。

那你，总不能就这么呆着吧？邹云听得出，龚琨在替他着急。

等我找到宁妮再说吧，现在不知道她跑哪去了。邹云道。先这样吧，你放心我不会乱来的。乱来的后果，只能是乱套。





就在邹云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常务副局长冯仲，在办公室里接起了市委书记范久鸣打来的电话。范久鸣说他昨晚才从省里回来。往下，两个人的舌头，就把话题拧在了邹云的桃色新闻上。

冯仲拖着长腔说，也真是的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。范久鸣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，房越宽，心越窄；钱越多，情越少；官越大，妻越小；路越长，命越短。这是我此行省里听到的“八越”歌谣。

冯仲把手里的烟点燃，转着屁股下的椅子，干笑两声说，得权不得势；得势不得利；得利不得寿。一个道理吧。

范久鸣停了停问，这件事是从哪儿挤出来的？版权归谁所有？不会是你老弟的业余大作吧？

冯仲撇了一下嘴，口气一本正经。我说范书记，这可是个中英文对照的版本，就我这个只认得 OK 的人，有那个原创能耐？

那依你估计，这个事，能闹到什么程度？范久鸣问。

部里肯定是要刮风下雨了。至于说最后结果，还很难预料。邹云毕竟不是个白给的草包，再说他还有大树靠着。

范久鸣降下语调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就看他下一步，怎么在那个外国娘们身上做文章了。你老弟啊，就稳一点吧！站在一旁，看看西洋景，也蛮开心嘛。

咳——冯仲叹息道，其实我，是不想他出事的。

可有时，人算不如天意啊！该你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缝。范久鸣阴阳怪气地说。

沉默片刻，冯仲换了话题。我听说前几天，郭田带着省里一个什么厅长，去澳门玩得挺开心。我这里的传说，可是说起风就起风。我说范书记，郭田是你的人，没事时你得敲打敲打他，别太张扬！东能油品，够扎眼的了。

东能油品的全称，叫东能油品销售股份有限公司。是能源局一分为二时期，市里跟能源一局合伙经营的买卖。现在的总

经理叫毕庆明。此人当时是一局市场开发处副处长。至于冯仲刚才提到的郭田，是副总，范久鸣那边过来的人。

过去，冯仲和范久鸣都被东能请到境外玩过。那些开心的内容，他们都一清二楚，某种玩法的精彩程序和神秘节奏，已经储存在了他们的肌体。所以说他们现在的担心，不是多余的不说，还都有血有肉。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让他们在冷静的时候，后背上冒出虚汗来。

几天前，邹云还去过东能。冯仲说，他兼着纪委书记，你说他去那里，还能有什么好事？我还听说，又有人往他手里递匿名信了。我看他就是冲着匿名信里的内容，打着检查工作的幌子，去东能实地探听虚实。

范久鸣说，噢，那我心里就有数了。

冯仲沉吟半天问，我说范书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范久鸣哈哈一笑，明摆着的事嘛！你说有谁不知道，你的毕老总是个电脑专家。要是有人跟他过不去，他的专长还不就发挥出来了？好啊，这年头，是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出手晚了命没有。

冯仲的脸色有些懊恼，像是突然意识到，刚才说出了不该说的话。他摇摇头，再次换了话题。还有个事，范书记。就是大港油田西小区水管线改造工程的土方活，我留到手里了。你前些天说的那个施工队，到底有谱没谱？

范久鸣嘿嘿着说，叫他们去卖苦力，又不是搞科技，没问题。这两天找个空，我让那家伙好好请你，我亲自三陪。呦，到点了。就先说到这吧老弟。我得去政府那边，开个会。

挂断电话，冯仲阴着脸，在屋子里转了两圈。然后拿起话筒，把电话打到毕庆明办公室。没人接，冯仲犹豫了一下，又打通了毕庆明的手机。

冯仲直入主题。刚才，范久鸣来过电话。这条老狐狸把邹云的事往你身上联想了。你多留点心吧。





毕庆明道，我明白，冯局长。

有什么新情况，就跟我打个招呼。冯仲忧心忡忡地说。

你放心吧，冯局长。毕庆明口气很有准。

放下电话，冯仲心里还没消停下来，房管处黄处长来了。进门就说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冯局长。

什么这么回事？这么回事是怎么回事？冯仲明知他话里所指，却要装出一脸糊涂来。

中加友谊硕果啊！黄处长脸上的笑，空前的过瘾。我刚下来。这会儿网上，都开锅了！什么味道的帖子都有。酸甜苦辣咸，我说冯局长！

冯仲瞅着他的脸，想笑，但收住了。迂回着说，黄处长，你可是老领导了！不要在一些还没有定论的事上随便开口。这样不好！你应该有教训才是。冯仲这番话，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。

黄处长收了脸上的笑，哼了一声，显然是想起了不愿在此时想到的往事。

邹云来到能源局一个月头上，曾拿黄处长当坎儿，迈了一次。结果呢，没有迈过去不说，还栽了一个跟头。能源局机关大楼里的处长们，对邹云这个刚来不久的年轻领导，普遍不看好。觉得他年轻，屁股很难在能源局里坐稳。大有捞一把就走的来头，贴不贴他，怕是都沾不上什么光。至于说他日后能给能源局带来什么好处，那你最好别往实实在在的地方想，免得失望。

这是处长们的感觉，而那些局级领导的心态，就更复杂了。局长兼党委书记的李汉一，明白自己一肩挑两担，本来就是个临时的差事。至于说将来邹云是否能拿去其中一职，那就看他的本事和活动渠道了。在李汉一看来，日后争权夺势的人，是冯仲和邹云，没自己什么事。冯仲今年四十七岁，还有干头；邹云刚三十四，奔头就更大；而自己的年龄，再有几年就凑够了三十加

三十这个数，跟他们还有什么好争的？平平稳稳（这时他儿子李凌，给他惹出的麻烦，已经让他感到不省心了）一路正局级到底，这一辈子，也就打发过去了。从眼下情形看，把身上的一个职务交给邹云，是早晚的事。李汉一没有估计差，尽管那几个副局长，都对邹云没有好感。但这些人目前还没有实力对邹云说三道四，充其量也就是彼此之间，你来我往的发点小牢骚，说些小怪话。诸如能源局是座金矿，也架不住张三来装一兜子、李四再弄走一口袋，资源不能再生，掠走一点，少一点。一溜“局长”二字前面挂着副的人，熬成婆婆的戏，看来是没多大了。

说来也就是惟有冯仲的不痛快，最贴近能源局现实。当初冯仲本以为用不了太久，自己这个常务副局长，就能从李汉一的办公室里，搬过来一把正局级的椅子。却是没想到，半路上杀出来一个邹云，这个正处级的副部长秘书，由北京一步迈到了能源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位置上，明摆着是冲局长，或是党委书记来的。这能不叫他心里窝火嘛。

再说好吃老本的老黄，不把邹云放在眼里就不放在眼里呗，还动不动就说些风凉话，小品演员的劲头，拿邹云到处搞笑。于是少数看好邹云的人，就趁机绘声绘色地给邹云传话。邹云听了，脸上虽说没什么，可心里也是不舒服。邹云能掂出斤两，老黄牛逼，牛在他手里有实权。人家管全局的房子呀！一些跟他平级的处长们，尤其是那些在自己或是亲朋好友的房事上，还有活动空间的领导，在跟老黄吃吃喝喝以外的时间里，有谁不敬他几分呢？恭维话随时在嘴边待命啊！而那些堆积在老黄眼皮底下的人，巴结他的方式和招数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邹云听说某某工会主席，为了调一套面积大一点、楼层好一点的房子，居然把小老婆也献出来，让老黄同志从里到外焕发了一回青春。对老黄，那些平时敢怒不敢言的受气包们，也只有背靠背、民主评议干部的时候，才敢咬牙瞪眼，在测评表上狠狠发泄一顿。要说有胆量





跟老黄较真的人，还是那些离退休的元老派领导，敢骂他杂种、贪官、败家子。然而这些七老八十的元老派领导，替大伙骂几句，也就累着心了，再让他们站出来动点真格的，谁都没戏唱！

也搭邹云刚来，有点急于出成果，创邹云这个品牌，于是就捏着一封猴年马月的读者来信，贸然拿老黄开刀了。打算挤出他几滴尿来，让大家都闻闻他的臊味。那天邹云找老黄谈话，内容涉及的是读者来信上揭发的一些问题。谈了没多久，邹云就把老黄谈蔫巴了。老黄不住地检讨工作上的失误。看着老黄晚辈似乖巧的脸，邹云心里多少感到了舒服。心说老黄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就是个熟透的柿子，捏他几下，他就出汤了。谁知两天后，邹云接到部里一个年轻副部长的电话。对方开口很正经，这让邹云心慌起来。年轻副部长跟邹云解释他在上江那几套房子的来龙去脉，听得邹云后背上直冒凉气。就觉得老黄的脸，刷地从记忆里钻出来，在他眼前皮笑肉不笑地晃荡，后来就变得封面人物一样醒目了。

邹云在部里侍候苏南时，还真没从什么人嘴里听说过年轻副部长，跟能源局的老黄有什么瓜葛。当晚，副部长苏南也打来电话，提及的也是老黄的事，口气倒是温和。意思是说，你邹云刚到一个新地方，走路要抬头，说话要准，办事要稳。工作上有什么困难，就多听听周围人的意见。尽量不要做出夹生饭来，那样的话谁都吃不下去。就这两个电话，真切地让邹云见识到了老黄的绝活。真是能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同时还悟得，他做秘书时看到的那个能源局，跟现在他来当副书记看到的这个能源局，完全是两码事。

现在邹云出事了，黄处长开心，也在情理之中。黄处长眯着眼睛说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。神童可都是早夭啊，冯局长！

冯仲不想让黄处长的表情，勾出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，怕他节外生枝。黄处长这个人，冯仲心里还是有数的，能耐不大，贪

心不小，会跟风，会站队，会耍弄小伎俩，在部里也有点小背景。这种人尽管靠不住，可有时也还是有利用价值的，轻易也不好冷淡他。因为有些事不从他门口过，办起来也是费劲。冯仲冲黄处长点点头，口气略带同情地说，黄处长，这年头，谁都不容易！

门被敲响时，邹云的脸色，还是一筹莫展。来人是党办主任刘四学，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瘦高男人。手里握着手机，表情慌里慌张，让人一看就知道，他心里揣着沉甸甸的事儿。邹书记，刚才苏部长把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。苏部长让你马上跟他联系。

邹云勉强笑笑，刘主任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

刘四学站在原地，谨慎地说，邹书记，要是没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

邹云点点头，似乎身上连说话的劲都凑不齐了。邹云望着桌上的电话，几次欲伸手，结果都没有伸出去。此时这部电话像似格外陌生，陌生得像一个不祥之物。他提了一口气，拍拍脑门，硬着头皮拿起话筒，把电话打到了苏南那里。苏部长，您找我？邹云语气小心。

苏南道，小邹啊，事儿已经传到部里了。

邹云的心猛地一抽，两个眼圈刹那间潮湿了。苏南的声音，让他感到了委屈，肠子都拧麻花了。自从谣传出来后，他光是惊讶、恐慌、气愤和头昏脑胀了，还没来得及在这件有嘴说不清的事上，真实表现一下自己的不幸心情。这一刻，邹云要不是使劲憋着，眼眶里的泪水就要流到脸上来了。苏部长……邹云哽咽道。

如果说，我听到的这些不是真实的，那我有耐心，也有信心，等你的解释。苏南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，明明白白地亮给了邹云。

邹云闭上双眼说，我不会辜负老领导对我的期望……

